

金铃塔与上海说唱

文 / 曹振华

老里八早

说唱是早年流行于上海搭仔苏浙部分地区一个曲艺形式，脱胎于唱派独脚戏。到了20世纪50年代，说唱演员黄永生到北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。相声泰斗侯宝林对黄永生讲，全国叫说唱个曲艺形式有交关，依用上海闲话来唱，就应该叫“上海说唱”。我第一趟听上海说唱，是20世纪60年代从收音机里听到袁一灵演唱个《金铃塔》：“桃花纽扣红，杨柳条儿青……”接下来就是“苏州城里四秀才郭陆卜束……”“冰灯钉 魔星……”等等，吐字清爽，一气呵成。我当场就听得入迷了。从此以后，只要听到收音机里唱起《金铃塔》，我就会坐下来听一歇。《金铃塔》也老快个风靡上海滩。

袁一灵个弟子，说唱表演艺术家黄永生进一步推动上海说唱发展。还有同为袁一灵先生个弟子龚伯康搭仔蔡惠中、林锡彪、方艳华、顾竹君等也勒了舞台浪表现了上海说唱个海派风采，勒了

说唱表演里增加了南腔北调、地方戏曲，传承了“什锦说唱”个唱派风格。伊拉唱个《热人心》《吃老酒》《上海游》《石油塔》《人财两空》《高价姑娘》等等，侪斜气受欢迎。说唱表演里个人物角色讲起各地方言，喜剧色彩斜气浓。黄永生又别出心裁，创作了《山》《人》《灯》《门》等作品。

有一次，我看黄永生演唱《山》，伊一口气唱了九十九座山。既让听众感叹阿拉国家个美好风光，唱词曲调又让人听了哈哈大笑。曲调丰富多彩，运用了越剧、锡剧、淮剧、甬剧、黄梅戏等地方戏曲，一曲唱好，另一曲又接上来，行云流水，天衣无缝。最后，勒了观众个掌声里，伊又拿出伊个绝活，从《山》个最后一句开始倒唱，唱起来快而勿乱，一句勿错，一字勿漏。观众惊叹，掌声喝彩声再起高潮。我忽然想到滑稽泰斗周柏春勒独脚戏《学英语》里向倒背英文字母，最后一句“DCBA”让人拍案叫绝！黄永生倒唱《山》同样让人叹为观止。

周柏春勒了上海说唱浪也有名作，比如《龙华塔》，用《金铃塔》个曲调唱颂龙华塔个风光，同时

批评个别游客采摘桃花个勿文明行为。电影《三笑》里有一个老船工划船送唐伯虎追秋香，里向有几段江南山歌唱得蛮有趣，“早穿棉袄午穿纱，腊月里抱了火炉吃西瓜”“一年四季百花香，秋香桂子独称王”。虽然迭个船工是用普通闲话唱，但是伊个音调唱腔，让我觉得斜气熟悉。后来电视台一档戏剧节目里提到，为老船工配唱正是周柏春。

还有滑稽泰斗杨华生说唱功底也交关结棍，伊唱个《小菜场》斜气闹猛，唱词里拿蔬菜搭仔肉食品对开，生活气息斜气浓，里向个白菜、冬瓜、芋芋头、长豇豆、鸡毛菜、塌棵菜等蔬菜全部拟人化，表现得活灵活现。

可惜，近年来上海说唱勿大听到了，期待上海曲艺人能够传承发扬上海说唱，让上海说唱重振雄风，再现辉煌。



听钱程沪语朗读
微信扫码看视频

灶披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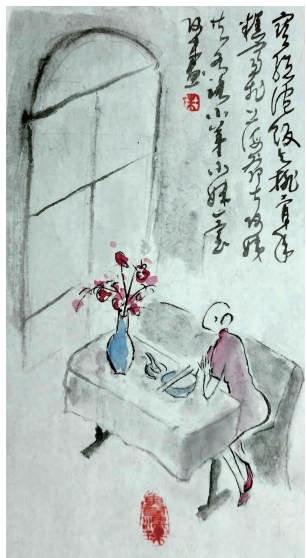
一碗上海菜肉馄饨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小区里曾经有家千里香馄饨，有段辰光常常去吃，一对福建中年夫妻，一开间门面，前半摆三四张台子，后半是厨房灶头，当中过渡地带是包馄饨、收钞票个地方。男人负责送外卖，店堂里常常只有女人一家头。总看伊一歇勿停地包馄饨，大馄饨、小馄饨，分门别类装勒格子里；有人进店吃馄饨，伊就到灶头滚下馄饨、收费，当中还要接两只外卖电话。

欢喜伊拉个馄饨皮子，特别有咬劲，问了老板娘，伊讲，伊拉皮子是定做，窍开就是跟加工场讲好，做皮子前要多轧好几道面。怪勿得。曾经想问老板娘买点皮子回去，老板娘讲，天天定量定做，自家用正好。只好算了。凭良心讲，除脱模子大一，伊拉个荠菜肉馄饨芯子还是蛮上海，就是拨伊拉调料一摆，味道一记头窜到老远个沙县。

最近去过两趟馄饨店。一趟是勒天山茶城附近，夜快头五点多钟，有点饿，夜饭还早，看到迭家店，特别想吃一碗分量适中味道清淡个上海馄饨。结果，一碗菜肉馄饨，因为有了沙县调料加持，迭家打扮成老上海样子个馄



饨店秒回沙县小吃。一趟是勒黄河路。正是各路上海人心里向、面孔浪繁花点点个辰光，黄河路个店一座难求，看到迭家馄饨店里还有可以拼桌个台子，一记头想起从前小吃店里人轧人个情景。坐定，一碗菜肉馄饨端上来，汤底沉浮，勿变个是沙县味道。

葛末阿拉就自家动手，做一

碗上海菜肉馄饨。

上海菜肉馄饨本来是家常，所以，一百家上海人屋里肯定有一百种菜肉馄饨。勒阿拉屋里，包一趟馄饨是当伊主食。寻个礼拜天，拣菜、斩肉、包馄饨，一家门一道来，其中有若干窍开。其一，非得要青菜、荠菜和肉，三三配比。照从前阿拉阿爸个讲法是，既没荠菜，鲜香味道勿足，全部是荠菜么口感太干，木乎乎。菜肉汤清爽，开水烫一烫，冷水激一激，捏干，斩碎备用；捏干也是技术生活，勿好太干，馄饨芯子要有湿漉漉个感觉，又勿能太湿，否则包好个馄饨容易烂肚皮。其中分寸，自家掌握。

其二，肉要选热气夹心，顶好是三分壮七分精，手工斩成肉糜，合好料淘成肉浆，再跟菜一道拌匀，就简简单单摆盐、糖，尽量保持原汁原味个菜肉香。

其三，上海人吃馄饨有红汤、白汤两种，下好馄饨勒盛出来前头会摆点葱花、香菜之类。现在条件好了，准备一镬子肉骨头汤就好；摆勒从前，放一醋猪油进汤底顶重要，算得上一碗上海馄饨个魂灵头了。

沪语趣谈

现在家具市场里凳子五花八门，但是上海话都叫“矮凳”。想起过去常引为戏谑的几句宁波话：“有个大大个小孩，坐只高高个矮凳，拿把厚厚个薄刀……”；如果了解方言在其中的含义，这些话并不矛盾。“小顽”指小孩，个头大大的小孩多得是；切菜刀统称“薄刀”，只不过这把刀的刀背有点厚而已；“矮凳”呢？实际上是坐凳的泛称，不一定就是那种低矮的凳子。上海人也把所有的凳子都叫做“矮凳”：矮凳脚、矮凳背、红木矮凳、靠背矮凳；还有一句形容废话、啰嗦的熟语叫“立末立了地板浪，坐末坐了矮凳浪”。要是特指孩子用的低矮凳子，则应说成“小矮凳”。

从凳子的发展历史，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形成的脉络。最初古人并没有坐具，要么摊张席子坐在地上，要么以跪姿坐在自己脚上。凳子原本和杌子一样，都是拿来起蹬踏作用的，在室外借以上马上车，在室内方便上床或在床上当几案。汉代《释名》：“榻竟施于大床之前，小榻之上，所以登床也”；晋代《字林》：“凳，床属，或作櫈”。后来这种敦实又多见的家具被人们活用为倚靠物。坐的时间久了拿来靠一下、倚一下，这才有了

“挨着的凳子（矮凳）”和“倚着的杌子（椅子）”。其中，“矮”字古代通“矮、瘠”，“矮、瘠”的释义为“坐倚貌”。可见，虽说用作倚靠的凳子不会很高，但“矮（矮、瘠）”突出的应是挨、倚的动作。

当凳子终于成为坐具，“矮凳”的名称也就被照搬过来。明代《醒世恒言》说张廷秀“走入门来，见母亲正坐在矮凳上，一头绩麻，一边流泪”；《明清吴语词典》引此例句时特地注明：“矮凳，凳子（不一定是低矮的）。”清代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一回写贾母做寿，“自己歪在榻上，榻之前后左右，皆是一色的矮凳，宝钗宝琴……等围绕”；同是清代的孙温绘制的《梦影红楼》中没有七十一回描写的这个场景，但类似的其他画面不下五六处，譬如：三十九回刘姥姥问安、五十七回甄家请安、六十八回尤二姐拜见、八十五回宝玉禀北静王诸事等，绘制的情形，都是贾母端坐榻榻，女眷孙儿以一色齐床高的“矮凳”环坐侧旁。还可以拿巴金小说《家》里的场景作参考：母亲躺在床前藤椅上时，琴“满满地斟了一杯酪茶，送到母亲面前，放在旁边的一矮凳上”；以方便母亲拿取的角度讲，这不应该是个既低又矮的凳子，所以，后面母亲能“从矮凳上端起茶杯接连喝了两口”。

「矮凳」勿低也勿矮

文 / 叶世荪

喜闻乐见“乒乓春晚”

文 / 程志忠

茄山河

每年春节前，总有一场让乒乓爱好者非常牵记个比赛，伊就是“新民晚报红双喜杯乒乓球公开赛”，也是阿拉茄点上海球迷心里个“乒乓春晚”。作为乒乓球爱好者，我当然要赶到现场观看比赛。今年个比赛放勒虹口体育馆举行。混合团体项目意外有了刘诗雯、周雨、闫安等国手加盟，让现场气氛更加爆棚。场内十几只乒乓台子浪，高潮迭起，精彩纷呈。最终刘诗雯、周雨领衔个沿浦一队强势夺冠，选手们个高超球技频频吸引眼球，让看台浪个球迷大呼过瘾。

讲到看“乒乓春晚”个爱好，离不开从小勒弄堂里打乒乓白相个经历。当时弄堂里个汰衣裳搓板是我爱好个摇篮，容国团、庄则栋、江嘉良等乒乓名将是我练球个动力搭仔偶像。除脱当中有段辰光，我去农场务农，既没条件打球，后来回到上海，顶替到学堂工作，学堂里个乒乓房就成了我工作之余常来往个地方。退休以后，又有社区乒乓房可以接轨。隔三岔五搭仔球友打得热火朝天，汗衫湿透。勿过么，虽然欢喜打乒乓，但是自家有几斤几两还是拎得清，打乒乓个技术实在一般，所以特别欢喜看高手打球。

记得第一次看“乒乓春晚”，是勒王家宅路浪个“红厦”体育馆。几十张“红双喜”乒乓台同时开战，男女老幼各种年龄组个乒乓好手依次上阵，各展绝技，场面特别壮观，一下子就吸引过去了。后来几届赛事转移到大一点个东华大学体育馆。我勿但自家按时去“轧闹猛”，还带儿子去接受乒乓熏陶。记得当年有勿少

高手参赛。有“上海一怪”发球很妖，直横拍，左右角打法变化莫测个吴明飞；有弧圈高手屡演逆转好戏，两届男子单打冠军倪水雄；有沉着稳健防中有攻个女子王牌徐梅君；有球风凶悍，善于正反两面拉弧圈个李灵波；还有技术全面敢于搏杀个新星朱毅……

2011年开始“乒乓春晚”转移到闵行体育馆，地方虽然偏了一点，但场馆更大，参赛球员搭仔观赛人数屡创新高。馆外天寒地冻，馆内热火朝天，我一次次迎着寒风，带仔干粮，从长宁区天山新村赶过去看比赛。记得2016年“乒乓春晚”最后一天决赛，风特别大，我搭仔儿子乘地铁1号线到莘庄出站，一阵狂风迎面刮过来，拿我眼镜刮落在地，右面一块镜片碎脱了。我迭个高度近视只好戴仔只有一块镜片个眼镜走进场馆。虽然“独眼龙看比赛，越看越吃力”，但是看到了左华荣、周敏、叶曼初、朱毅、李灵波等高手个巅峰对决，还是斜气捂心。

再后来，“乒乓春晚”花色品种越翻越多，除脱原来男女各级别、组别外，又增加光板单打、李生和家庭双打等项目。花样经一多，比赛场地又勿够了。主办方只好拿羽毛球馆临时改成乒乓球赛副馆，主副馆38只乒乓球台，场面超大。我就像脚踏风火轮，勒观众群里来轧来去，啥地方精彩就去啥地方，忙得勿得了。

每趟比赛结束，手机里总会存满精彩镜头。乘车回去辰光，天已经墨墨黑，肚皮咕咕叫，心里特别开心。迭个大概就是一个乒乓爱好者独有个乐趣，也是对“乒乓春晚”最长情个告白！

弄堂记忆

过年之前 先掸檐尘

文 / 杨保飞

老早过年之前，每家人家伙忙得勿得了，我记忆里印象最深，除脱烧年夜饭，就是掸檐尘。记得一般是春节之前一个星期天，阿拉一家门伙要老清早从床浪爬起来，简单吃过早饭，姆妈就拿阿拉兄弟两家头从房间里赶出去，用准备好个旧报纸，拿屋里个床、柜、桌、椅全部遮起来。然后轮到阿爸登场，伊头浪

戴一顶用报纸折出来个三角帽，面孔浪戴一只口罩，手里一根绑仔一把扫帚个竹竿，用扫帚清扫天花板，先从房间四只角开始，再是四条边，一圈圈扫过去，拿几只房间个天花板全部扫一边。看看地面搭仔铺勒家具浪个旧报纸，上面落灰真勿少，侪是过去一年当中积累起来。

阿爸拿天花板全部扫清爽以后，姆妈再进房间，轻手轻脚拿遮勒床、柜、桌、椅浪个报纸一张张卷起来，拿到房子外面抖干净，再仔仔细细叠起来，打包好，可以拿

到废品回收站卖钞票。

接下来，就是揩玻璃窗。掰个由阿拉两兄弟包干。先用湿布拿窗玻璃两面揩清爽，等脱一息，让玻璃干一干，再拿报纸捏成团，用力揩窗玻璃个两面，直到窗玻璃全部光洁透亮，苍蝇钉上去也肯定要滑下来。

迭个传统一直保留到阿拉兄弟俩先后成家，另立门户为止。现在住房条件好了，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，宽敞明亮，屋里还有吸尘器，好像既没听到有啥人家过年之前掸檐尘了。